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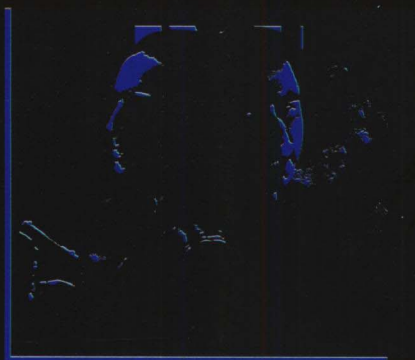
LANG GANG HEI XIAO

香港黑枭

(香港) 树 菜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他曾是香港的娱乐界大亨，被称为“夜总会皇帝”；

他又是个隐藏极深的头号毒梟和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他的败露和覆灭曾成为轰动全港的重大新闻……

ISBN 7-5321-1961-0



9 787532 119615 >

定价：14.50 元



第一章

上海来客

他混迹于十里洋场近二十年，在日伪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军统”中都干过，总算在“青帮”里混成了个重要头目，但眼下却要抛弃家业，亡走香港……

XIANG GANG HEI XIAO

虽然窗门都紧闭着，但坐在这客厅里的人却还都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隐约的炮声。这炮声并不密集，却一下一下的，挺有节奏，约莫过四五秒钟便响上一下。

这闷沉的炮声使屋里原来就挺沉闷的空气越发显得凝重。一时间，刚才正在谈话的三个人都沉默了下来，似乎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这沉默延续了足有三四分钟，坐在靠窗那张沙发上的那个黑胖汉子开口说道：“善法哥，到底走还是不走，你就拿定个主意吧，再拖下去，共军占领上海倒是越来越近了。”

他们谈话的场所是李善法在上海市区西部海格路^①上的住宅里，那是幢英国乡村别墅式花园洋房，两层的面积共有八百多平方米，另有两间车房，屋前有一片一亩多地的花园，屋后还建有个网球场。这座豪华住宅是他七年前在纱布交易所里赚得一大笔钱之后置下的，在买下这座住宅的同时，他还花三十根大条子盘下了他原来在那里当经理的大新大戏院，从此自己当上了老板。此刻和他在客厅里谈话的那两个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刚才说话的那个黑胖汉子是大新大戏院的现任经理丁元祥，是

^① 今华山路。

以前当过“大世界”经理的丁元昌的堂弟，和李善法一样拜了做律师的青帮“大”^①字辈人物张德钦做“老头子”，因此和李善法算是“同参兄弟”；另一个面色白皙、模样较为斯文的名叫胡汝栋，是个执业律师，和李善法是多年至交，因此大新大戏院和李善法所开的那家太平洋舞厅都聘他当常年法律顾问；他所拜的“老师”是杜月笙，并且也是杜月笙创办的那个“恒”社的成员。杜月笙虽多年来在上海滩上叱咤风云，但在青帮中却只挨到个“觉”字辈，因此胡汝栋这位上海滩上的著名律师也就屈居在“悟”字辈中了。

见李善法仍未作声，胡汝栋默然了片刻，开口说道：“刚才我来的时候给警备司令部的张柏年打过个电话，据他说从前天起国军已经在月浦、杨行那一带把共军挡住了，而且昨天夜里还把他们的打退回去了好几里路，现在这炮声说不定是国军正在反攻呢。”

“不管是挡住也好，反攻也好，反正是共产党已经打到这里门口了。现在大半片江山已经丢掉了，难道还有本事能打回去收复南京和北平吗！”丁元祥顿了顿又接着说道，“有些本来说打算不走的朋友现在也都走掉了，杜先生上个月底不也到香港去了吗！”

胡汝栋说道：“他是身体不好，哮喘病发得厉害，想到

① 青帮的班辈排行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每字代表一辈。

那里去先休养一阵再看看局势的。走的人当然不少,可留下不走的人还是有的,听说黄老太爷^①就不打算走,前两天田老三嫁女儿,我到新雅饭店吃喜酒,碰到叶焯山和马祥生^②,他们也都说要留在上海。”

丁元祥哼了一声说:“黄老头子当然是不打算走啰,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能带得走的那点家当都被他那位宝贝儿媳大少奶奶卷包带到香港去了,他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至于花旗阿根和马老三嘛,哪个晓得他们存的是什么心思,这两位仁兄一向都是门槛精得出了名的,说不定是脚踏两头船,早已和共产党勾搭上留下条后路了。”

听着丁元祥这些话,胡汝栋的脸色不禁微红了下,因为在一个多月前共产党军队攻下南京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便通过关系找上门来,要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在军、政、警各界以及其他上层社会的朋友中进行工作,设法说服他们留在上海,许诺给他的条件是对他的既往一概不究,并且也答应保证那些留下的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根据眼前的时局,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他决意接受这样的“任务”,开始给一些熟识的人进行“工作”,当然

① 即居上海“三大闻人”之首的黄金荣。

② 叶焯山(外号“花旗阿根”)和马祥生是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中的两个。

不敢公开地游说,都是先旁敲侧击地试探之后才隐晦地进行劝说。这些日子来,确实也有好几位原来就在犹豫不决的朋友在他的影响之下决意留下了,因此此刻他听到了元祥这些话,不免有些心虚,愣了片刻,淡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也只是想香港那地方人地生疏,又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善法哥丢下了这里的家业到那边去,要是能弄得好当然再好不过,可要是弄不好再退回来,这里这些事业却是七零八落了,那时候就真变成驼子跌跟斗——两头不着实了。”

在胡汝栋说话时,从客厅外面走进来个穿藏青哔叽中山装的精壮汉子,倚在房门边听着他们的谈话,他是李善法的贴身保镖王德成。他比李善法小五岁,今年整三十,原籍山东威海,十八岁上流浪到上海当码头苦力,以后由于身材长得高大健壮,考进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干了两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军队进占上海租界,巡捕房也由日方接管,他由于得罪了日本巡官被开除出来,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恰好李善法正身价日重,想觅一名贴身保镖,一则以此显示身份,再则也可预防某些不测,便有人把王德成介绍给了他。见面后,李善法甚为满意,这五年多来,王德成一直跟随着李善法,由于他那山东汉子的爽直性格,再加感怀李善法的知遇之德,因此对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李善法对他也是宠信有加,任何秘密都不对他避忌,因此像此刻这样进来旁听主人和朋友的谈话对他来说也是件常事。

丁元祥朝沉吟着的李善法脸上窥视了一会，大声说道：“好吧，我也不多劝了，反正就凭善法哥一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是走是留，做兄弟的总跟住你就是了。”

一直坐在沙发里默默抽着雪茄的李善法再沉吟了一会，这才开口说道：“还是再看两天吧，汝栋刚才讲的那些战事消息倒是确实的，今天早上也有城防司令部里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了，要是真能再反攻过去，这战局也许还能有转机，再过一两天看看局势再决定恐怕还不迟，你们说是不是？”

丁元祥似乎还想说话，但张了下嘴又把话咽回去了，默坐了一会，站起来说道：“那就依善法哥说的，等两天再看吧……那我们就走吧，汝栋。”

胡汝栋原是想等丁元祥走后再委婉地对李善法劝说上几句的，此刻见丁元祥邀着他一道离开，便知道他也正是顾虑着这一点，便也站起来说道：“是啊，我们走了，善法哥一向是做大事情的人，自然是会拿定主意的。”

李善法坐着点了点头说：“那我不送你们了。”

“自然，自然。怎么会要你送呢！”两人说着相偕走出了客厅。

听着他俩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消失，李善法又拿起方才搁在烟灰缸边的那支雪茄来抽着，却发现已经熄灭了，他不再擦火重新点烟，而是把那支还剩下半截的亨白牌雪茄使劲地捏成碎片扔进了烟灰缸。

王德成毕竟已跟随了李善法多年，瞧着这动作便知道他心中正十分烦躁，便问道：“先生是为了拿不定主意在心烦吗？”

“唉！”李善法叹了口气说，“你教我怎么拿定主意呢！这两个人的说话都有……”

才说到这里，从窗外传来声汽车刹住时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响声，王德成说道：“太太回来了！”

随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李善法的妻子何倩君走进了客厅，她今年二十八岁，高挑个儿，皮肤白皙，由于没生养过，因此腰肢仍很纤细，使她的身材显得十分窈窕，面部的五官搭配也很相称，相貌上的唯一不足之处便是颧骨过高了些，但这样也给人以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她进门后说道：“我车子进门的时候，正碰到丁老五和胡汝栋出去，他们说你在下面客厅里。”

“是啊。”李善法站起来说道，“我是把他们找来商量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的，可商量了半天，结果还是……”

“有话到楼上房里去说吧。”何倩君岔断了丈夫的话说，“我得把衣服换掉，在蓝棠新做的这双鞋不服脚，磨得我脚上都起泡了。”

二

“你这是怎么啦！你一向做事决断，怎么这回变得这样优柔寡断啦！”坐在梳妆台前的何倩君转过身来埋怨坐

在对面床沿上的丈夫，“前两天不已经说好马上着手预备去香港的吗！我今天都已经去托四阿姐想法收金刚钻了，怎么你倒是犹豫不决起来了！”

李善法说道：“我在想，汝栋的话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想我从小从无锡到上海，在这里混了近二十年，才混出了今天这局面，总算打下了根基，现在一旦去了香港，在那里一点根基也没有，要搞不好的话真是会弄得进退两难的。”

“善法啊，你这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何倩君站起走到丈夫面前说道，“我晓得你是割舍不下在这里的这些产业、戏院、舞厅，还有这幢房子和汽车什么的，不但是你，难道我不愿意留在这里过舒服日子吗，这些家当里也有我的心血，难道我就舍得！可你仔细想过没有，就凭你过去做过的那些事情和国民党的关系，共产党来了会有你的好日子过吗？共产！共产！共产党讲明了就是要共产的。别看现在还没有动北平、天津的那些有钱人，那是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别说家当保不住，那时候只怕要走也走不成了。要说根基的话，老实说，现在从上海去的人都是事到临头逃过去的，哪个在那里有根基！无非带去的家当多点少点罢了。我们虽然比不上荣家、郭家那些大老板，可还有很多人及不上我们的，难道他们到了那里就不要活了！到以后日子长了，那里的上海人也会聚集起来，照样也能创出番天下的。”

李善法沉吟了片晌说道：“你说的这些当然都有道

理,我刚才并不是不想走,只是说不妨再等两天看看,也许战局会有转机,那样,我手头那些棉纱也许再能多脱手掉一些,就是到了香港也可宽裕一些。”

何倩君撇了下嘴说道:“你还想再看两天,可只怕到那时候连飞机也没有了,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飞机要停飞!”李善法有些吃惊地问,“你这消息可靠吗?”

“当然可靠。”何倩君说道,“刚才我在四阿姐那里碰到陶一珊的太太,她说前两天上头已经传下命令:中国和中央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凡是飞到香港去的都是只去不回,就停在香港,免得以后落到共产党的手里。现在每天就只有两个航班飞香港,等现在还在上海的那几架飞机飞掉,那自然就停飞了。可是怕引起人心惶惶,大家抢购飞机票,所以这件事情并不向外宣布,晓得的人是很少的。”

这消息使李善法有些着慌,由炙手可热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太太那里透露出来的消息当然是翔实可信的,而这样的“应变”措施正意味着上海的那些防守者直至最高当局对“坚守大上海”的信心是不足的,他们也都明白上海的失守只是时日间事。他微蹙着眉头想了一会,下定决心般地站起来说道:“好吧,那我马上到中航公司找钱老三弄机票去。”

何倩君说道:“你现在去找钱老三还能找得到吗!只怕他早就躲起来了。就算能找到他,恐怕也弄不到票子。”

到了现在这时候，去找他的人还会少吗！就算他手里有几十张票子怕也应付不过来呢。”

李善法听后皱起眉头说道：“连钱老三那儿都不行，那现在还到哪里去弄飞机票呢！”

何倩君笑了笑说道：“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在四阿姐那里听到这消息之后，出来我就叫阿全把车开到了陈司令的公馆，陈太太正好也在整理要带走的東西，听我讲了来意之后就说，只要你们李先生真打定主意要走，让司令部副官处去弄两张保留机票还是办得到的，但太晚了怕不行，就在这两三天里要决定，要是决定走的话就告诉她，让她好关照副官处去办票子。”

听到妻子这些话，李善法的脸色顿时开霁了，笑着说道：“那就多亏你了，那你过一会就给她打电话吧。”

“可不是多亏了我吗！”何倩君斜睨了一眼丈夫说道，“要不是我一直帮着你在外面交际，结交了这些当官的太太，今天看你到哪里去弄这两张飞机票去！”

李善法本来想说：“可你的这些交际每个月也增加了我不少开销。”但想了想又把这些话咽住了，只是点着头说，“是，是。有时候到要紧关头，那些太太是比老爷更能派用场的……”他略顿了下又说道，“你顺便再问问陈太太，能不能托她再多弄一张飞机票。”

何倩君问道：“怎么，你是要把德成也带去吗？”

“不，不。”李善法说道，“德成跟了我这么多年，当然是要把他带去的，可不是要他一起坐飞机走，我会安排他

先想法到广州,再让他到香港来的。要是再能弄到张票子,我是想给丁老五。他不是说是去是留都跟定了我的吗!既然我决定走了,那也得替他想想办法。到了那里,多一个自己人总是好的。”

何倩君问道:“那么那个杨维康呢?你也打算把他带走吗?”

她问的是李善法和别人合股开的那家中型舞厅太平洋舞厅中的副经理,他也算是李善法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但由于在帮会中辈份不同,而且投到李善法手下的日子并不很久,因此李善法和他的关系并不像和丁元祥那样亲密,此刻他对妻子说道:“前几天他对我说过,自己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产业,要是共产党真来了,看来舞厅也是开不长的。他以前做过地产掮客,听说香港的地产生意比较好做,所以想辞了职到那里另谋发展。我已经叫他一切自己决定。既然他打算着走,飞机票自会有办法的,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何倩君想了想说道:“就多添一张机票,我去和陈太太说说,大概能办到的……可既然决定走了,你就赶紧去办你的那些事情吧。现在的飞机是飞掉一班少一班,说不定拿到了机票隔天就要动身的。”

三

王德成把那两只沉重的皮箱放进那部庞蒂亚克房车

的后厢中，瞧着车夫阿全锁好箱盖，这才回进屋里，上楼走进李善法的卧室说道：“先生，太太，箱子已经放到车上了。”

在王德成进来之前，李善法正坐在何倩君那张仿路易十四式女用折叠书桌前把玩着一枝手枪，那是枝零点三二口径的勃朗宁牌自动手枪，是他三年多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里买的，花了一百五十美元，由于枪身轻巧，每回他穿西装出去时都是随身佩带的；在书桌上还放着只挺厚实坚固的铁皮箱子，里面还放着另外三把手枪：一把零点四四口径的毛瑟自动枪、一把零点三八口径镀镍的司密斯韦生左轮枪和一把零点三八口径的考尔脱自动枪，这些名厂出品的手枪不仅都经他佩带过，而且可以说在每一枝枪上都记录着一段他的生活和历史，有的甚至还救过他的性命，因此他对这些枪的珍爱并不下于自己所收藏的那些名贵的明清瓷器，有闲时常拿出来仔细地擦拭和把玩，但现在他也得和它们分开了，心上不免有些惜别之感。

听到王德成的报告，站在一旁瞧着丈夫把玩手枪的何倩君看了下腕表说道：“可以走了，还是早点到机场的好。”

李善法把手中的枪小心地插回到铁箱中的木格中，将铁箱关上锁好，轻轻拍了拍盖，看着王德成说道：“你从机场回来之后，马上把这箱东西送到曹先生家里去，我已经托他代我收藏好，等我……等我……”说到这里，他顿

住了没再说下去。

“知道了，先生。”王德成答应道。

李善法轻轻地叹了口气，慢腾腾地站起来，走过去拎起放在床上的一只小皮箱，跟着王德成朝房门外走去。何倩君抱着只摩洛哥皮化妆镜箱跟在后面，那箱里放着她所有的珠宝和首饰。

下得楼梯，在经过客厅门前时，李善法又在那里站住伫立了一会。五年前他进行全屋装修时向上海最有名的毛全泰木器店定制的那套柚木家具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里面，但靠墙处那具古董架上却是一片空荡，原来摆设上面的那些出土的三代^①铜器、唐三彩、明清彩釉和青花瓷器等古董都已不在了，此外，原来悬挂在壁上的那些明、清两代的名家字画也都不在了，湖绿色的壁上留下了一块块淡淡的空白。虽然这些东西都是他前两天里已经妥善包扎起来送到朋友那里去托他们代为保存了，但此刻看上去却使人感到这间客厅中满目凄凉，而更使他觉得感伤的是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见这些自己花费心血搜集起来的東西，说不定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得以重见……

何倩君当然明白丈夫此刻的心思，便在他身后催促道：“走吧，再多的也扔下了，还老想着这些东西做什么！快走吧，去晚了飞机是不会等人的。”

^① 三代是指殷、商、周三个朝代。

“是啊,走吧,走吧——”李善法深深地叹息了声,转身向屋门方向走去,倏然间他似乎感到手中拎着的那只小皮箱的分量变得格外沉重,那里面装的是六百多张百元面额的美钞和十几根十两重的“大黄鱼”,还有一包十几颗刚托人收买来的钻石和一大捆债券和股票,这些便是他所能带走的全部动产了,在包括住宅、地皮、戏院和舞厅股份在内的他的全部财产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若是共产党真的来了,那些债券和股票也都将成为废纸,那么他所剩的就只是那些美钞、黄金和钻石了。这些东西将成为他的养命之本,也将成为自己在香港施展拳脚,重创一番事业的本钱,但正如胡汝栋所说的,那里一直都是广东人和“洪门”的天下,自己在这上海滩上虽是个人物,但到了那里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能有重振雄风的机会吗?

.....

他这样思虑着走出了洋房。由于他俩是悄然离开上海的,并没有知会亲友,因此并没有人来送行,但公馆里的所有佣仆、厨司、娘姨、听差、花匠等这时全都等候在汽车前面向主人道别。李善法向他们叮嘱了一番,无非要他们照料好这幢房子和花园,等时局稍为平定些他和太太就会回来。何倩君又拿出一叠准备好的红封袋分发给他们,并且许诺若是认真看守好这幢房子,待他俩回来时还会有赏。佣人们谢过后,也都说了些“一路顺风”、“巴望早日回来”等话。王德成这才过去拉开车门,让李善法